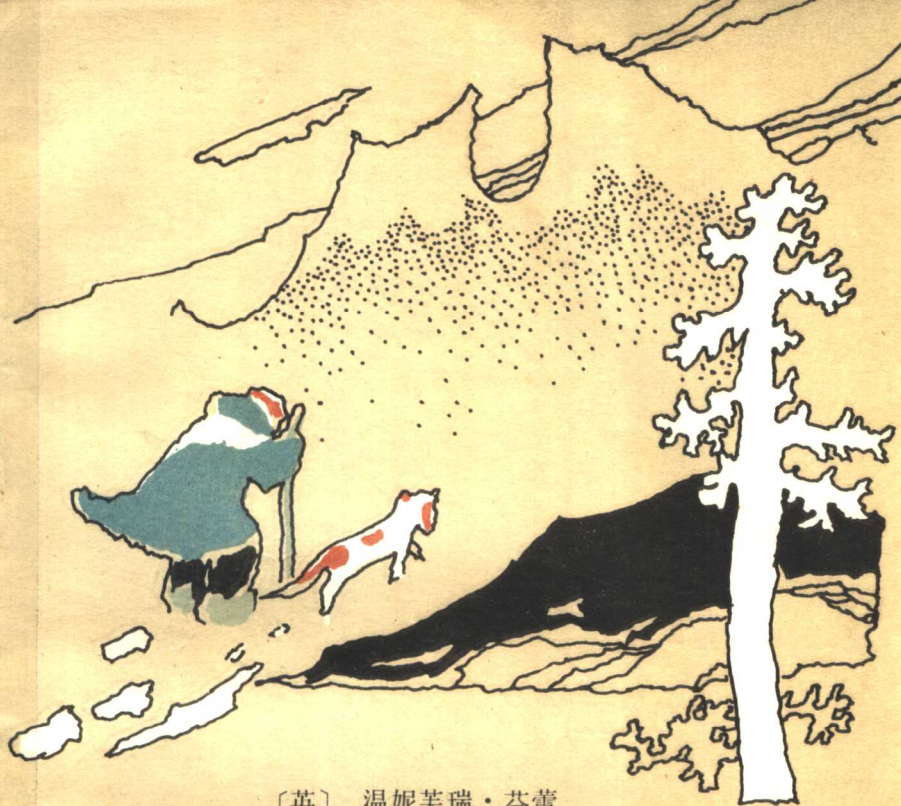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英〕 温妮芙瑞·芬蕾
吉莲·茵可可 著
于如龙 译

契维奥特山的雪莱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契维奥特山的雪莱

〔英〕 温妮芙瑞·芬蕾 著
吉莲·茵可可
于如龙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266602

Winifred Finlay
and Gillian Hancock

**CLEVER AND
COURAGEOUS DOGS**

KAYE & WARD
LONDON

1978

责任编辑：于淑媛

金 兰

封面设计：丛 余

契维奥特山的雪莱

Qiweiaoteshan De Xuelai

(英) 温妮芙瑞·芬雷 著
吉莲·南可可

于如龙 译 维民 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4 4/16·插页 2·字数 60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

统一书号:10093·567

定价: 0.51 元

前 言

这是一本故事集，不过，故事的主角都是狗。

在动物界，狗具有很多先天的特殊性能，如发达的神经系统、敏锐的感觉器官、坚强的忍耐性、对人的依恋、格斗能力和驰骋能力等。经过训练的狗，可以用于军事、治安，成为军队和公安部门的得力助手。这些，大家从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戏剧等文艺作品当中，已经知道了不少。

但是，狗大量的的是民用而不是军用，它们和人们结成亲密的伙伴，忠实的朋友。古往今来，中国、外国，关于狗的故事和传说，是很多的，也有很多奇闻和趣谈。

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狗的奇闻集，它是英国的一本儿童读物。原名叫《聪明和勇敢的狗》，据作者说，都是真实的故事。

最古老的，是关于大猎狗吉乐的故事。在还没有文字以前，它就口头流传了。吉乐非常忠实于它的主人威尔士亲王芦埃林，它拼着性命咬死大灰狼，救了主人的儿子。但是性格乖戾的芦埃林，不了解情况，简单粗暴，竟认为是吉乐咬死了儿子，亲手用剑杀了吉乐。一只忠诚的大狗蒙受委屈，

含冤死去，等主人悔悟过来，已经晚了，只好用对狗的厚葬表示歉意。

最新的故事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的，一只叫雪莱的高山牧羊狗，在一次暴风雪中，救了许多美国飞行员的命——一架“超级空中堡垒”撞山失事，机组全体人员除死者外，全部靠雪莱的帮助脱险。

军犬朱娣，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只被当作战俘，长期囚禁在集中营的狗。这事发生在远东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事。战后，朱娣还“光荣归国”，成为“英国战俘归国联合会”独一无二的正式狗会员。

故事集里提到的狗还有法国的大龙，著名的苏格兰狗波贝等。

这些狗尽管品种不同，性格各异，但它们都能给人以安慰，保护和救援，它们对主人往往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，机敏以及勇敢献身精神。

这些故事里记述的狗，绝大多数都为人们办了好事，如维利为爱尔兰牧羊人找回了被威金人掳去的牛群；大龙在主人被害多年以后，还认出了凶手，为死去的主人报了仇，雪了恨；波贝常年坚持不懈地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怀念它的主人，它已成为一种“美好感情”的化身；至于开篇的雪莱和收尾的朱娣，更是少有的“功勋狗”，它们甚至使人产生了对它们敬重的心情，以至要用极不平常的方式来赞扬它们，纪念它们——授予勋章，给以荣誉和奖赏。

从这几篇关于狗的记述里，我们除了增长了一些关于狗的知识，还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些西欧国家的历史、地理、自然风物、社会生活等等，既有自然知识，也有社会知识。有关故事中还记述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。所以，这本书实际上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知识性的读物呢。

译 者

一九八二年初春

目 录

前 言

契维奥特山的雪莱.....	1
威金人的狗维吉.....	24
波 贝.....	50
蒙塔吉斯勇敢的狗大龙.....	66
边境牧羊狗丫罗.....	84
忠诚的吉乐	102
战俘朱娣	113

契维奥特山的雪莱

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部分边境线，蜿蜒在契维奥特山上，远离交通干线，这里是边远地区。

最高的山叫大莫克·契维奥特山，就在英格兰境内，峰顶是一个死火山的喷火口，山势陡峭，著名的攀山道路直通亨霍尔和毕兹峰。

夏天，山顶上一片荒凉，到处是深浅莫测的沼泽，黑色的泥炭池塘和坑坑凹凹的沟渠。传说从前这里“连人带马全都没了顶”。冬天，由于契维奥特山位置突出，在大暴风雪袭击时，这个地区的确是很危险的。

契维奥特的羊群都在山坡上啃吃青草。这里的边境牧羊狗由于聪明能干而远

近驰名，他们控制羊群的能力好，对牧羊人熟悉而又善于同牧羊人合作。近年来，他们逐渐代替了过去的英国牧羊狗，许多农民、牧民都认为，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工作最出色的优良狗种。

“用不了多久，又要起风暴了。”

在十二月的一天午后，约翰·达格回到他的茅舍时，对妻子这样说。

在荒凉的契维特奥山上，预测天气，谁也比不上这位住在敦斯达莱的六十一岁的老牧羊人。莫克·契维奥特山的最高峰就是毕兹勃恩峰，敦斯达莱就在毕兹勃恩山峰的下面。

老人说对了。

不到两小时，一场大风雪席卷了契维奥特山，能见度大大降低，一码之内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“象这样的天气，待在火炉旁最好了。”老牧羊人约翰说。就在他说这话的当儿，他听见一架重型飞机在低空呼啸而过。

这是一九四四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着。即使在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，人们也都很熟悉

飞机的声音，对敌机的声音也象对自己飞机的声音一样熟悉。

“太低了，太低了，”约翰咕哝着说，“他们不会看清楚这些山顶的。”

当飞机轰响的声音传来的时候，他看了看妻子——他的老伴，在生活中，他常常把她亲昵地叫做“小姐妹”。

“有人在附近出事了。”说着，他穿上了份量很重的工作皮靴。

“这样的坏天气，你还往外跑？”

“总得有人这样做，我的小姐妹。”

“你可要知道你不是‘小公鸡’了。”

约翰一边哼唱着，一边卷起裤腿，就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做过的那样。他象是忘了自己的年岁；他认为自己跟住在南诺威的富兰克·莫斯克罗普一样棒，而小富兰克只不过是一个苏格兰的小娃娃。

“你要是打定主意去的话，”他的妻子说，“那我得下山去南诺威，求他们给警方带个讯。”

“喂。告诉小家伙富兰克，就说我去毕兹·勃恩峰了，让他自己找路来吧。那些人可能在契维奥特

山顶上，可是从声音判断，我认为他们是在西山的什么地方藏着。叫他到毕兹勃恩去找我。当心你的脚底下，‘小姐妹’。”

“我会照你说的办的，约翰。”

“走吧！雪莱。”约翰把他那顶变了形的软塌塌的窄边帽子，深深地戴在头上，然后去够他的放羊棍。黑白花的牧羊狗雪莱，随时都在注意着约翰，用不着招呼，就悄悄地紧跟在他的后面。于是，牧羊人和狗一起走出去，消失在怒卷狂舞的大风雪里。

山里人约翰，带着始终紧跟在他身后的雪莱，迈着缓慢、试探性的步子，开始攀登陡峭的、而现在又充满危险的契维奥特山北坡，去寻找撞山的飞机。原来的羊齿蕨和石南属草地完全被大雪复盖了，他们一步一个脚印，谨慎地避开废泥炭田里靠不住的池水，以免上当，因为它们冻得不结实，经不住他的重量。他还常常迟疑不决地用他的放羊棍去试探面前雪的深度，以便弄清楚地底下的情况。

雪莱总是注视着她的主人。

约翰透过雾罩罩的象纱幕一样旋舞的雪花，注视着雪莱，说“好姑娘。”

“好姑娘，”他重复地唤着他的牧羊狗雪莱，同时用手背擦去落在眉毛和上髭的雪花，这些雪花老是堵着他的鼻孔，让他没法吸气。

现在，他们往终年积雪的峻峭的毕兹峡谷山坡上爬行，速度缓慢，又充满了危险。在浓密的绒毯一样的雪雾中，一会儿出现了夹风裹雪的大旋涡，一会儿又消失了。

不论是人还是狗，在所有的季节里，都曾经踏遍这块土地，熟悉峡谷的每一块尖利的无声的石头。但此刻再也没有踪迹可寻了，在视界以内，也没有熟悉的地面标志可以弄清自己所在的位置了。于是他们凭着比平时更多的警觉向前进。

约翰不时地停下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呼喊：“喂——喂！这儿有人吗？”

但是仅有的回答只是风声的呼号。

在他们向上攀爬的途中，每前进一步，都是一场战斗，他们蹒伏得低而又低，以便不让暴风的“魔指”把他们从山坡上卷起，拖向死亡。

约翰还必须时时地停下来，弯下身子，把脸放在两膝之间，才能喘过气来。如果没有雪莱，他就可能在暴风雪中窒息而且迷失方向。而雪莱呢，也

不止一次地以她牧羊狗的聪明和她的高度发展了的嗅觉器官，把他从难以察觉的危险中救了出来。

他们经过苦战达到峰顶，花了将近两个小时。

至今也没有见到任何飞机失事的信号。可是，雪莱在先，紧接着是约翰，在阵风袭来时，闻到了烧着织物的气味，并且当雪莱嗅到在雪地里的烧焦了的颗粒时，立刻就停了下来，竖着耳朵，一动不动。

她又望着主人。

可是，约翰在犹豫，给她什么命令呢？机组的人还跟飞机在一起吗？当飞机撞毁时，他们是跳离了飞机还是在失事以后走开了？他们是负了重伤？还是已经被撞死了？

这些问题，他得留给雪莱，凭她在雪中高超的嗅觉能力去解决了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见过雪莱径直奔一个地方，去发现完全被雪埋没的羊只。如果说，她用她那特殊的天赋能够找到失踪的羊只的话，那么，他就完全可以指望她能领路去找到那些失踪的人。

他们继续朝前走，雪莱用鼻子去嗅地，接着又停了下来，谛听着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约翰·达格，你在哪儿？”从绒毯一样的飞雪中传来一声微弱的呼唤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”约翰回答，听出了这是富兰克·莫斯克罗普的声音，并且一直等他走拢来。

在富兰克弯下腰去拍雪莱的时候，约翰问：“有他们的消息吗？”

“我来的这一路上没见到，”富兰克喘着气说，“可是，最后，几分钟，我发誓，我闻到了，烧焦的气味。”

“喂。凭飞机撞山的响声，我敢说，他们准是在这西山上的什么地方待着呢。”

“是布瑞敦悬崖吗？”

“有可能。富兰克，我们现在最好是待在一起，并且轮流来喊话。过来，雪莱！”

“你带上她，当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“可不是。不管是下雾啊，下雨啊，还是下雪啊，对她都没妨碍。我放了这么多年羊，我没办法找到路面的地方，她都能找到。”

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他们找呀，喊呀，后来被一阵特别强劲的暴风猛烈袭击，才又停下来，费力地吸着气。

“这样下去有什么用！”富兰克说，“我们在这样的大风里什么也听不见，在这样的大雪里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就是在离他们一两码的近处，也会对他们一无所知。”

“噯，我知道。可是他们就在这附近。我们一定得继续找，我们都了解这块地面。”

“你当然行了！可是对我来说，那就象我看过的连环漫画一样，说经过下一次战争，世界会是个什么什么样子。”

“让我们先结束这一次战争吧。别废话了。你最好干点儿实际事吧。离我近一点！事情有点不好办了。”

他们刚迈出了五六步，雪莱望了望主人，就消失在纷扬旋舞的大雪中去了。

“她跟踪的是什么？”富兰克问。

“我们等着看吧！我们的雪莱，她是一个聪明的狗。”约翰回答着，打起精神来对付风暴。

“噯，等等，我好象看见什么了。”

雪莱突然出现了，就象她方才突然消失了一样，她那种焦急不安的样子，很明显地是要人们跟她去。

“她准是找着什么东西了吧？”富兰克抱着希望问。

“看起来象，”约翰用两只冰冻的手捂在嘴上喊，“喂——喂——谁在那儿啊？”

还是没有回答。

雪莱做样子要他们跟着她。

“好啊，雪莱，”约翰说着低下头来。两个牧羊人又出发了，牧羊狗走在前面领路。

“我想这儿有什么东西烧着了——就在右前方。”富兰克突然说，可是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，雪莱又不见了。

“等一下，富兰克，雪莱走上了另一条路，我好象听见什么声音了。”

两个牧羊人都侧耳仔细谛听。富兰克点头说：

“噯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？”

约翰打了一声口哨，雪莱跑了回来，她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在他主人身后朝她回来的路上张望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”约翰大声呼喊，这一回他们得到了回答。

“离开飞机！”那声音带着威吓的味道，听口音，象是美国人，“飞机有炸弹，要是爆炸了，我估计它

们能把这座山裂成两半!”

难道这就是那个烧着的什么东西吗?富兰克曾经瞥了一眼,接着离开了,现在雪莱正带着他们朝那里走着,难道就是那个东西吗?

美国人吆喝的声音越来越高,忽然,雪莱站到了一块象女王一样大块泥炭旁边,在那后面藏着四个飞行员。

“她回来了。她带人救我们来了。”其中一个人喊出声来。

“她刚刚从雪里走出来,舐了一下我们的脸就不见了。我发誓,要不是舐了那一下,我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。”

飞行员们先抓住约翰的手,然后又抓住富兰克的手,紧紧握住手不肯放松,生怕牧羊人再走开。约翰问:“你们的伤很重吗?”

“要是想到我们飞机撞毁的情景,就该说我们都‘好极了’。”

“从那个大‘堡垒’^①里滚出来,就象豌豆粒从熟透了的豆荚里蹦出来一样。”

① “堡垒”是“超级空中堡垒”,是美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使用的新式重型轰炸机。——译者注。